

鬼钥匙丛书系列

# 人妖

魔鬼收藏家

命若悬丝

紫月亮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妖:桑楚推理探案系列/蓝玛著.—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5

ISBN 7-5063-1012-0

I.人… II.蓝… III.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中国—  
当代 IV.I24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414 号

## 一 苟合者鉴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石友三若无其事地踱到九楼的拐角处。他在生着一层暗黑色青苔的背阴角落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光景，顺便用手梳理了一下刚染过不久的头发。

那动作很潇洒。

而之所以停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观察左右。这种事是绝对不能让人看见的。年纪一大把了，再让人堵在被窝里，晚景一定很惨。

他相信——在以后的许多天里，他始终固执地相信，当时那周围确实没人。正是午后一点半左右，柔和的阳光穿过高大茂密的洋槐树树荫，从略略偏斜的角度洒在幼儿园的波浪形院墙上。正面，也就是北面，是一片绿茸毯似的草坪和几只无人问津的石凳。这是他视野所及的全部环境。左侧是九号楼，背后则是那一向照不到阳光的死角。

没有人。就算有人，也一定在午睡。

这里，唯一拿不准的只有西北角露了一半的那个厕所。当然指的是女厕所，男厕部分朝着与他相反的另一端。

是的，确实没有人。

石友三透了口气，快步闪进了九号楼门洞。那份敏捷，毫不逊于任何年轻人。他五十七了，没有一般人常见的那种老态，宽肩阔背大个儿。浑身脏器都还和四十岁时差不多。早年间，那些被他所倾倒的姑娘们，曾送给他一个挺叫人想入非非的雅号——阿波罗。须臾间，年轻的阿波罗变成了阿波罗他爸，但锋锐有加。甚至有些不可收拾。浑身上下的荷尔蒙依然像破堤之洪水般泛滥成灾。这洪水曾冲来过一个又一个仰慕得一塌糊涂的姑娘，随后又将这些异性一个个从他身边卷走了。几乎每一个离去者，都抛下两个完全相同的字：疯子！

当然，这些事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流传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有了家室后，这毛病似乎收敛了几年，但距离脱胎换骨却仍然很遥远。男人那种需要后来竟变成了类似于病的东西，光记入个人档案的错误就有三次。这当然不包括那些因女方羞于启齿而永久隐瞒掉的秘密。

汪文媛住在二楼。石友三轻手轻脚地拾级而上。想当初，他把这套住房特批给陆百铸，表面上看是对新调入的专业人材的特殊照顾，而骨子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冲着这位陆夫人去的。汪文媛比她那广东籍的丈夫小六岁，是标准的扬州人。而扬州自古又是个出美人的地方。于是，石友三的心猿意马便有了出处。而且他确信，汪文媛自和他头一次见面，就对他充满好感，这一点在不久以后就被证实了。几乎每次在路上碰到，对方送过来的眼神都有些特别。“石院长，你的头发如果染一染……”，从那儿，他便学会了使用“一焯黑”。

念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不清楚，总之早有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来自双方的某种感应。如秋风起于青萍之末，察觉

时便明了了。议论么……似乎有一些，但石友三从不在乎议论，否则就不是他了。

陆百铸没有什么表示，闹不清是无所觉察还是故意装的。这个人一向深不可测，刚刚五十，脑门儿上就跟大寨田似的了。他和陆站在一起，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陆比他大。这是没办法的事。

汪文媛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说话办事从来很有章法，过格的话是从来不说。就算表达某种意思，也自有她独特的一套。相处半年多了，她今天是第一次约院长“到家坐坐”。

这女人真行！

石友三在门前略微迟疑了一下，抬手按响了门铃。少顷，随着笃笃的鞋跟声，门被拉开了一条缝。那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幽香飘入石友三的嗅觉器官，他浑身燥热起来，扶在门框上的手竟有些颤抖。

眼前的汪文媛略作了些修饰，头发无疑刚洗过，像年轻人那样用白手帕系在脑后。嘴唇很鲜亮，但涂抹得让人看不出来。四十四岁了，由于不曾生育而依然那么小巧。两人目光相触的一霎那，她垂下了眼皮，侧身请石友三进了门，而后小心地把门别上了。

石友三迅速地转过身来，手背在她那素雅却质地很好的睡衣上蹭了一下。汪文媛抬起头，飞过夺魂魄的一瞥。那一刻，石友三想保持些矜持都作不到了，一把将女人揪进了怀里。

“别……”女人假意地挣扎着，“老陆怕是要回来的。”

石友三觉得喉咙发干，费力地挤出一句话：“不会不会，他那个手术最快也得五个钟头。”

“真漂亮！”主治医师许桐透过一口长气，将目光投向陆主任那汗津津的脸。许桐这人是轻易不会对谁表示赞赏的，可陆百铸手上的活儿太叫人服气了。那不是修补什么洋铁壶，而是处理一

个大活人的脑袋！那是比绣花还要细致的活儿，并且要抢时间。手下得是否准确，血压、给氧、麻醉，以及受术者的自身体质，所有这一切，随时都可能使死神得逞。同样，因为陆百铸精湛的手术刀，死神失败了。

颅脑外科专家的称号不是谁封的。那些狗屁不是的官僚们可以发奖状，发奖金，又有谁知道，陆主刀那每一个动作都担着多大的风险。譬如方才从脑沟中钳出最后一块碎骨，稍不留神就会使他上法院。

当医生难，当个颅脑外科医生尤其难！难就难在他面对的不是盲肠，不是脾胃，而是人的生命中枢。

这个病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颅内出血120CC伴有脑疝。在十个小时之内，要想彻底了解此人的病史是相当困难的。许桐凭自己的经验判断，此人的生存希望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还要看术后监护的情况。而现在，他认为病人百分之百活了。

同行最了解同行。因为他知道，一上手术台，便绝对不能掺假。在陆百铸没调来以前，许桐的大名应该承认是相当响亮了。若不是石友三从中作梗，颅外科主任的交椅非他莫属。而现在，他心甘情愿再等几年。

不过，这并不说明他宽恕了姓石的。道理很简单，讨论他晋级时，陆主任的调入还没影呢。一码是一码，对陆百铸的钦佩和对石友三的憎恶不是一回事。

“注意血压！”陆百铸低沉地叮嘱了一句，便抬着双臂向过道那头的洗手池走去。对许医生的赞叹仅抱之以一个点头。

巡回护士托着手术器械跟过来，麻利地帮他卸下全副武装，又把药品车向旁边推了推，伸手拧开了水龙头。

“不忙，我先喘口气。”陆百铸靠在墙上，然后慢慢蹲了下去。

许桐走过来，看看陆百铸的脸色，也蹲下身子：“怎么样？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躺躺？”

将近四个小时的紧张和站立，连他都有些吃不消，何况老陆。此人的敬业精神像他的医术一样令人敬佩。

陆百铸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块糖剥开含着：“没事，小许。你收拾一下回去休息吧，我没问题。”

“总不能这么蹲着吧？来来来。”许桐将他搀起来：“到隔壁坐一会儿。”

陆百铸搓搓脸，又到手术台前看了看情况。麻醉师刘瑶认为病人的情况比较平稳，并请他在手术报告上签了字。

“小许，还有你。”

刘瑶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尽管方才的手术许桐并没有插手，但作为副手，他还是应该签字的。

“陆主任，回去吧，这儿有我呢。”刘瑶也这样说。他知道陆百铸有低血糖，因为她也是低血糖。现在需要吃饭。

陆百铸看看表，又看看病人，脸色稍许好过来些。

“喂，刘瑶。”陆百铸突然比划了一下，“你带的饭够两个人吃么，如果够的话……”

“咳，又不远。几步路就到家了。”许桐合上笔帽说，“要不我留下观察？”

“不用不用，你们都回去。”刘瑶道，“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把病人交给监护室了，手术做得相当成功。”

说这话时，她特别地看了陆主任两眼。不知为什么，她凭着女性特有的敏感，隐约觉得老陆不肯回家，并不完全是出自对病人的担心。他比自己更知道病人没事了。他不肯走，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逃避——他根本就不想回家。

“也好，咱们俩一块凑和吧。”刘瑶在心里叹了口气。她知道，一个男人最不爱说的就是家庭内部那些屁事。事实上，关于陆百铸的夫妻关系，早在底下传开了。陆本人装聋作哑仅仅是把面子看得太重了。

许桐还想说什么，刘瑶偷偷踩了他一脚：“走吧老陆，咱们把饭热一热，够吃。我要是在医院有住房，谁带饭呀！”

陆百铸松了一口气，跟着她去洗手：“像你这么有经验的麻醉师，早就该分房子了。”

许桐插话道：“您以为上头不知道老刘的技术么？他们全知道。”

刘瑶不让他再说下去，她不想提这个。况且谁都知道，许桐这话有一大半是另有所指。技术尖子在医院挨整的何只一两个。

三个人认真地洗着手。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问刘瑶能不能走，刘瑶说留一个人观察，自己热了饭就来。后来不放心，索性叫陆百铸自己去热，她留下来观察。

看看表，已是中午一点四十了。

许桐帮陆百铸把饭热上，先走了。陆百铸有些犯困。刘瑶过来看了一眼，劝他还是回家睡一觉，对方仍然不肯走。刘瑶没办法，只得随他去。

唉，换个年轻点儿的，或许还能聊聊。刘瑶望着心电图显示屏上跳动的曲线想，凭自己老大姐的身份开这个口按说是不难的。可陆百铸比自己大，又敏感得不行，至使你说都没法儿说。她对汪文媛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是商检局的干部，进进出出看着挺得体。人长得确实挺漂亮，四十多岁了，一点儿也不显老。两个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她不想打听，也没地方打听。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刘瑶时常看见陆百铸佝偻着身子独自徘徊的身影，那模样是相当可怜的。不难想象，他是真心爱他妻子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痛苦了。问题是，他除了痛苦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人真不幸！

她听见汤扑出锅沿的声音，赶过去时，见陆百铸已攥着个汤匙睡着了，竟然淌出长长一条口水。她关了火，叫醒陆百铸。这时，监护室派人来接班了。她索性坐下来，琢磨着是否该劝他几句。

“老陆，慢慢喝，烫。”她望着他，试图找一个合适的话头。不行，看他那睁不开眼的样子，还是改日吧，“老陆，你太累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没关系没关系，吃点东西就好了。”陆百铸强打着精神开始喝汤。消瘦而且疲惫的长脸黄得像干丝瓜。

一点五十了。

汤匙掉在水磨石地上，吓了刘瑶一跳。

“老陆。”

陆百铸苦笑了：“我好像是该睡会儿。”

“本来就是。”刘瑶搁下饭盒站起来，“走，我送送你。”

“不用。”陆百铸摇摇手，“在沙发上打个盹儿就行了。”

说着便歪倒下去。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刘瑶伸手抓过听筒：“喂，在。稍等！……老陆，找你。”

“告诉他，我睡了。”陆百铸缩了缩身子。

“喂！他在休息……老陆，找你有急事。”

“谁？问问是谁？”

刘瑶冲话筒问道：“你是哪位……老陆，她不肯说。”

“男的女的？”

“女的。”

陆百铸只得撑起身子，接过了听筒：“哪位……对，我是！等等，你再说一遍……”

刘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怎么了这是？陆百铸的手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手指甲由于用力，竟变成了青白色。只见他扶着桌沿吃力地站起来，身子猛地摇晃了一下。紧接着，话筒被重重地砸下了。

“出事了？老陆。”刘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想去扶他，“要不要帮忙？”

“没事没事，我回去看看。”陆百铸不让她扶，晃晃悠悠推门

而去。

墙上的挂钟刚好指向两点……

寻求刺激，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寻求性刺激，在某些方面，大抵和吸毒者追寻那种独特的，以性命作为代价的欣悦感是极为相似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在于他不需要把性命押上去。正因为此，那些苟合者们才随随便便地抛弃了人们本应该极其珍重的道德准则以及伦理什么的。在这种时候，你只能说他们是一种比一般野生动物还要等而次之的两条腿的低级动物。

石友三无疑可以划入此列。

院长、专家组组长……全是狗屁！他现在只是一头会穿衣服和会使用人类语言的灵长类动物。而且他此刻连衣裳也用不着穿了。

这里没有感情内容，一切都是原始的、赤裸裸的，简单而且机械。并且不存在繁衍生息的义务，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本能的需要。在狂热的实在难以付注文字的行为公式中，他体验着、渴求着那种雄性的征服欲，这是唯一仅存的一点儿非生理需要。

多少次了？现在还来不及计算，那是疯狂以后的事。是的，冷静下来后，他会很认真地在以往的纪录中再加上一个。但不是现在。

绣花床罩已经有一半拖到了地上，整个软床都在起伏律动。汪文媛有一只小猫咪，此刻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这情景，显然连猫都不能在场。它的主人此刻正像它一样在叫唤，低低的，仿佛十分痛苦而实则恰恰相反的呻吟不休。湿漉漉的汗液沁在胸口处，她半合着眼，参差的睫毛竟然像树的枝杈那么粗，透过这枝杈，她看见了石友三那条垂着的皮带和皮带头上的铜扣。

石友三真有力气，肩膀真宽，而且……非常非常有经验。这比汪文媛所有的想象都出色的多，你无法相信他居然会是个近六

十的人。应该说完美极了。

他说他是阿波罗！

“你是疯子！”她这样说。

汪文媛发现，对方听了这话后，眼睛突然暗淡了一下，随即便愈发亮了，动作也愈发疯狂。这种体验，她一次也没有从陆百铸身上得到过。陆百铸每次都那么快，不待她生出感觉就结束了，味同嚼蜡。

“我会不会怀上？”她一开始就提醒石友三。作为女人，她至今还没体会过怀孕是怎么回事。问这话大概是三分不安七分新鲜。

“可能没指望了。”石友三悲哀地说，“我至今还不曾使任何女人怀孕。”

“任何？也就是说……许多个？”

石友三傲慢地昂着脖子，动作更加迅猛：“那当然，我是谁？”

汪文媛略有些醋意，但没有妨碍什么。她原本就想象得出来。石友三正是那种称作老手的家伙。这种老手，你要说他是头一次，鬼都不信！从一开始他就那么……那么有一套，把人摆布得欲火升腾，不管不顾。剩下的只有就范。

“喂，轻点儿！你弄疼我了。”她蠕动着身躯，“我害怕。”

“怕什么？难道我是性虐狂？”

“不排除这种可能。”汪文媛搂住了他的脖子，“但是，我怕……老陆。”

“我再说一遍，他那个手术至少要五个钟头，至少！”石友三的头垂下来一缕，额头上也出汗了，“老陆，我是说，老陆有我棒么？”

“你明知故问。”汪文媛闭上了眼睛，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两只柔弱的手臂紧紧地箍住了石友三的脖颈，竟那么有力。

石友三伏下身，凑近她的耳朵说了句摇人心旌的话。汪文媛立刻陶醉了。

突然，他隐约听到了什么响动。

动作下意识地停住了。

“快些！”女人的喘息仍很剧烈。

“不，好像有动静！”

“不会不会，我把门关得很好。快！”

“可是……可是老陆难道没有钥匙么？”

“你说过，至少要五个钟头。”

“告诉我，门扣别死了么？”

“别死了吧？”女人一下子紧张了。

石友三听出了这回答的不肯定，蓦地放开了手：“不行，你去看看。”

但是晚了，随着他的话音，两个人同时听到门锁被扭开的声音，非常清楚。一股轻微的气流，使乳黄色的纱帐鼓荡了一下。

死一般的寂静。

小猫咪发出一声可怜兮兮的呜呜声。

卧室门口出现一个佝偻的身影，旋即便退开了。紧接着，厨房那边传来了铁器的碰撞声，显然是在抄家伙。

石友三一骨碌滚到地毯上，伸手去抓裤子。皮带拉掉了，他赶忙用裤子遮住下身。

陆百铸空手走了过来，怒视着眼前的丑景，长脸更长了。他抓住门把手，往纱帐里看了一眼，然后将目光投在石友三脸上：

“禽兽不如！”

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几分钟后，那个低级动物狼狈地从卧房里摸出来：“老陆，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这还用解释吗？”陆百铸歪斜在客厅的沙发里，面色如铅。他背后的窗台上蹲着那只不会说话的猫，两颗绿莹莹的眼睛凝视着石友三的脸。

窗帘尽管拉得很严，还是有一束光线射在沙发背上。

陆百铸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只是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禽兽不如，禽兽不如……”

石友三机械地回头看了一眼卧房的门。

门里没动静。

“老陆，我希望这事只有你我才知道。”

陆百铸捂住了脸：“走！你马上滚！”

石友三向门口走去，又停住步：“我愿意作任何补偿，只希望你不要说出去。”

“说什么？”陆百铸蓦地抬起头，“你以为绿头王八这名字好听是不是？”

“小声点！”石友三低声而急迫地打了个手势。

陆百铸哆嗦了一下，而后无力地抬手把石友三轰走了。

房间里重归于寂静。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扶着沙发立起身来。这时，那卧房的门开了，汪文媛双腿一屈，跪了下去。陆百铸疾步上前，伸手要扶她。可是，那手在半路上停住了。

“这种人最好让他死掉！”

女人听到这么一句阴森森的诅咒。

## 二 那人是谁

生活，依然按照它固有的轨迹在向前运行，仿佛一成不变的模样。人们依旧忙忙碌碌，骂骂咧咧，嘻嘻哈哈和叽叽咕咕。逝去的只有那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时间。可恰恰是这个东西在残酷无情地改变着一切。世间万物，概莫能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一切又都在变化着、孕育着、滋生蔓延着，谁也挡不住。

危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察觉。谁知道呢？生活还跟以往一样。谁也没有权利指责或强迫别人对那些原本就容

易被忽略的东西倍加关注。包括像麻醉师刘瑶这样细心的中年妇女，也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心上。直到许桐来找她。

“大姐，你出来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在这儿说不行么？”刘瑶放下手里的事，顺着监护病房前头的走廊绕了出来。

许桐立在荷池边上，望着水中那些碧绿的睡莲。听刘瑶走近，才转过身来。于是，他看见窗上有一张女孩子的脸闪动了一下，不见了。好像是麻醉科护士夏颖。

他没在意。

“什么事，神神鬼鬼的？”刘瑶习惯性地掸掸白大褂的下摆，“我没功夫陪你聊天。”

许桐朝四周看看，咽了口唾沫小声道：“大姐，你看没看出陆主任有些变化？”

刘瑶哦了一声，双手插在大褂口袋里，垂下眼皮走了几步。许桐提醒了她，她有感觉，确实有感觉。

“小许。”她停下步子，“你是什么时候察觉的？”

“这么说你也看出来了？”许桐无意间提高了声音。

刘瑶朝他摆摆手指：“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不错，他确实有些变化。你印象里有多久了——我指的是他的变化？”

“三四天吧？”

“四天！”刘瑶十分肯定地说，“那个颅脑手术以后！”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电话！她记得很清楚，当时陆百铸说的是“回去看看”。回哪儿？当然是回家。

“小许，是不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这怎么好问。”许桐耸耸肩，“问了他也不会说。”

“老陆这人太封闭了。”刘瑶为难地搓着手，“不管怎么说，小许，咱们不能看着不管是吧？老陆这种脑外科专家全省也找不出三个，你说是不是？”

“那还用说！可怎么管？”许桐摊开双手，往背荫地里退了

退，“毛主席来了也没办法！那是人家的私事！”

“从侧面问问。”

“我张不开这个口，要去你去。”

“唉！真是块废物点心。”话这么说，刘瑶也没辙，“他今天状态怎么样？”

“很不好，干什么都走神。早上听汇报把一杯开水撞在脚面上了，烫得什么似的，五分钟后上厕所又差点儿进错了门，吓得里头的女孩子吱哇乱叫。”

“那证明已经进错了门。不行！这不行！”刘瑶急得直转腰子，“小许，你听到什么反映没有？”

“这倒没有。”

刘瑶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她觉得这事情有些反常。以往，凡医院出了什么稀奇，不到一天就路人皆知了。可这次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小许，有个情况你知道就行了。还记得那个手术后他不回家吃饭么？”

“当然记得，他不是和大姐共进的午餐么？”

“别耍贫嘴！”刘瑶打了他一下，“我说的是正经事。告诉你，他那天光喝了几口汤就回去了，有人打来一个电话。”

“电话？”许桐一下子警觉起来，“什么电话？”

刘瑶仔细地把那天接电话的情况叙述了一遍。许桐听得眼睛都大了：“问题肯定出在这个电话上！一个女的……听得出是谁的声音么？”

“当时哪会想那么多，现在又过去那么多天了。不过小许，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有个知情人。叫我想不通的是，这个人丝毫也没张扬。是否有些反常？”

“那要看打电话的人出于什么目的。大姐，那声音听上去老不老？”

“不老。”刘瑶道，“听着不老。可光凭声音判断年龄咱们都不在行。”

“你再听见这个声音，能分辨得出来么？”

“难！”刘瑶道，“况且咱们都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不能胡乱怀疑谁。”

“这怎么是怀疑？”许桐道，“我们假如能找到这个人，主要是想弄清楚出了什么事。陆主任像现在这个状态，身体很快就会垮掉！”

“要不要跟院里说一声？”

“你说呢？”许桐反问，满脸的不屑，“石友三能管这个？”

“对了，石院长是不是出差了？”刘瑶想了想说：“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我对此人不感兴趣。”

“你这家伙还挺记仇。”刘瑶望着池塘，“说了归一，你认为怎么办才好？”

许桐抿着嘴角道：“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坏蛋！你给我出难题。”刘瑶说的是心里话，这确实是个很难办的事，搁谁头上谁都会犯怵，“要不然，我去找找石院长？”

“我劝你还是免了吧，那个人成天想的都是升官发财搞女人，心术极其不正”。

莫名间，刘瑶不知怎地就想到了陆夫人汪文媛。她没说话，随即罢去了见石友三的念头。两个人说了半天，跟没说差不多。

“走吧小许，也许咱们俩是没事找事。平时多注意老陆的动态，不闹出意外就行了。”

“你莫非叫我成天盯着他？”许桐耸耸肩，离开了池塘。

刘瑶推了他一把：“我要是住在医院里，还不用你呢。”

第一附属医院位于城区东北方向，占地面积相当可观。据说历史上是一片校场，所以，门诊大楼前头那条街就叫校场口，是古代演兵列阵的地方。后来被当地军阀占据，盖了不少青砖漫顶的大瓦房，十分结实。医院改建那年，前头的建筑先后都推了，

唯独留下几幢灰色的小院落没拆，半是坚固，半是存古。

石友三的巢穴就在正数第二个小院，周围有道一个半人高的围墙，围墙外边隔一条走道，又是一堵更大的围墙，大围墙外边就是药研所了。这几座灰色院落，位于宿舍区和生活服务区左侧。再往前是附一院的住院部和门诊部。临街开了一溜铺面，什么都卖。

时近黄昏，出售各种风味小吃的个体小排挡陆续进入阵地。煤灶的油烟和临时拉出来的灯泡，使这里渐渐热闹起来。医院是个购买力颇强的消费市场，来此地设摊的小贩每天都要忙到小半夜，钱不少赚。

唐皓开着他那红色的小夏利朝路边停靠下来。他钻出车，到烟酒店里买了包骆驼牌香烟，又荤的素的和售货员侃了几句，便扬扬手离门而去。开出租车的，吃喝拉撒全无规律，像这种踩着钟点儿回家的事不多。

小夏利好像燃油部分出了点问题，启动时排出的烟相当呛，还是油里掺了假？唐皓哼哼叽叽地打转方向盘，小心地将车开过医院入口处那道缓行阶，随后喷着烟向左路围墙深处钻了进去。

刚在小院门外停下，就见姑父从门洞里踱了出来，

“姑父。”

石友三咳嗽了一声，叫唐皓回去吃饭，便沿着高高的围墙向外走了。

“姑父！你去哪儿？”唐皓喊了一声。

“去看个朋友，昆明来的。”

“要不要我去接你？”

石友三停步转身，梳理了一下头发：“这样吧，九点钟你到军区二招门外等我，活儿多就算了。”

唐皓饭后还要出外揽活儿。开出租车的都是这样。

“姑父，干脆我送你去得了。”

“不用，我出去走走，顺便打个车”。